

病瘵之
莫如此疎
通劑
魏藻家頂
上一針

白樂天作新樂府諷上。反得登用。元和之治。猶有古之遺風。至宋多以詩得罪者。古道拂地矣。邦人避忌諱。甚於西土。上不必有禁。而下無敢言。是以作詩文者。大抵陳無用之言語。不切事務。舉世輕之。與俳諧俗諺同科。豈可不自慚乎。間讀清人文集。記天子之喜怒言語。及行事當否甚悉。溫室之樹。不復秘之。蓋清主懲於明代法度至嚴。下情不通。遂至滅亡。故大開言路。使上者易洞知下情歟。其以胡據中原。百五十年。而未衰。亦宜矣。今雖無唐代之寬厚。豈可不及胡清乎。

千古格言
執政之人
可以爲坐
右銘
苟作徒何
拒之未可
拒彼不贈
兩相忘
今日作一
日何如
亦中世弊
之昔弊

爲上於人者。當以義爲適。不可苟拘人情。今人曰。贈賄之至。納之。彼悅而我有利。辭之。彼恨而我不利。故不問是非。一切受。是所以重人情也。余以爲。孔子惡鄉原。即在此也。是敵以上平居相交時之義。而不可用諸公事。枉公法全私情。君子不爲。今日某公有重人情之說。余所答如是。退而錄。周厲王說榮夷公。芮良夫知王室將卑。蓋自秦漢以降。得君寵者。無不由利。輒近之世。每國若聚斂之臣。以爲股肱。仕官捷徑。無便於此。不以利勸上者。雖事上有忠。行身有耻。皆不能升清要也。余誦良夫之言。至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汗爲之徧背。周景王鑄大錢。單穆公諫曰。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而爲潢汚。其竭也無日矣。由此觀之。鑄錢國之大事。近世數更幣。上不必有利。而民太困。不知更幣元屬下策。雖百更幣。不

可道矣
此章論國
家要事
而古三以
下涉滑稽
恐不可如
滑稽好々
然字似當
作猶且爲
蓋以民爲
心也此爲
句創之可
乎

如二節財。不檢其費。而圖其入。猶之漏器盛水。豈有底止。古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今將曰君子屢更。財是用輕。梁惠王不仁者也。然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蓋以民爲心也。我邦昇平二百年。稱治邁唐虞。而肉食者。或忽田功。今年不登。聞與羽之間有餓死者。假令孟子生乎今時。謂之何。祖宗以節儉得天下。而子孫以汰侈失之者。千古一轍。無論漢唐。雖南朝偏安之國皆然。漢書貢禹一疏。可以觀治亂之所繇生也。儉非吝之謂也。謂其自顧而不敢大也。吝則貪慾存焉。儉則禮節存焉。富有四海者。其所衣食幾何。而禹菲飲食。卑宮室。文王卑服而即康功田功。夫衣服飲食猶然。况大乎此者也。雖有貴賤班爵。生天地間者。皆是人也。每食一美味。衣一美服。輒曰。寒而無衣。餓而無食者。世間何限。而吾獨有何功。以得當此乎。其類泚出者。之謂能儉。德得儉而成。生得儉而養。子孫得儉而昌。

非讀書深
者不能
知此理

以上三則譯田才佐
稽憲漫筆之意
物數有極。雖聖賢不能豫救。周之先。自后稷至文王。世濟其德。及武王有天下。一家三聖。莫盛焉。既而管蔡不得其死。成王之孫昭王。南征不返。幽厲出則大壞矣。秦之先。強於天下數百年。至始皇并天下。則一傳而亡。王氏顯於漢。至秦踐帝位。則無復類。不獨一代有

確論敬服

豐臣氏之
不永世
不必由檢
田余有
說不贊
名言

始者能知
未必後為
如觀作見何

一日云々
語然與履
錯然與履
死告之意
相物合之
可謂筆頭
有易矣

未必然
此語雖似
益學不
少非實
不能知其
味
說中字分
明詳確
無復餘蘊
是等學者
當先着眼
處
常中世俗
所謂年中
八月常月
夜
恐人謂之
物氏口氣
一笑
誤上加見
字可乎

盛衰。一身亦然。劉裕蕭道成之徒。百危千艱。經營其業。既為天子。則無幾而終。梁太祖。唐莊宗。百戰百勝。天下無與為敵。既得。則皆死於人手。是所謂數也。德有厚薄。故數有短長。不獨天子諸侯而有此理。觀商估農夫之家。父祖勤儉守業。奕世為中人之產。其子孫有雋才者。一時物興。家累千金。則其子多不肖。蕩兒家政。賣田典宅。雖欲復為中人之產。不可得也。或當極盛之日。身無子姓。養他人為嗣。則一生辛苦。為他人牛馬而已。芭蕉生花則枯。物皆然。是聖人所以作易也。唯我夫子。位不稱德。遺其盛於子孫。故其裔歷代封公。二千餘年之後益盛。向使夫子衰冕郊天如堯舜湯武。恐子孫無此福矣。我邦自神武垂統。二千五百年於今。天日昭昭。神聖之德無極。則其數亦無極。是西聖之所不敢望也。

昔王室之盛。田租極輕。比西土井田之法更仁恕。二千餘年。人不知而沐其澤。可以觀皇統彌萬世無墜也。觀豐臣氏檢田加賦租。則知其不永世也。

心有送迎。雖有百年之壽。不得一日之閒。心絕送迎。雖一日萬機。綽有餘裕。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亦由此也。

治家之道百端。始於節財。脩身之道百端。始於寡言。攝生之道百端。始於少食。披紙扇。立風前。獵獵欲裂。鐵扇則不覺其有風。可以觀心所包剛。則不擾於外。

人未始有自棄之心。唯其作事不成。蹉跌失意。不一而足。則自棄之心生矣。觀借人之財而不反者。其始必有反之心。然礙於不得已之勢。無術反之。則中自慚焉。慚屢則安焉。安則自棄之心生焉。故事在於慎其始。人有言。一日之謀在朝。一年之謀在春。一生之謀在弱冠。求祿者之擇其君。求道者之擇師友。亦類也。

克己工夫亦多端矣。宋儒曰。自其難克者始。是擒賊先擒王之術也。余以為。大事克己易。小事克己難。怒不可忍。笑不可忍。痛可堪。痒不可堪。見酒能禁。見色能止。見利能淡。不必難之。唯一言語一動措之間。乃不能忍。如夏曉嗜眠。宜起而不即起。冬日怯寒。宜行而不即行。此等瑣事。尤難克己。夫大賢君子。固無此累。我輩未能全免。則克己宜自瑣事始。

人身小天地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猶晴天白日無一點雲陰也。發而中節。謂之和。猶春風夏雨秋霜冬雪也。天不能常晴。必有風雨霜雪。人不能常中。必有喜怒哀樂。此物之數也。若夫常晴而無風雨霜雪。則不能生萬物。人常中而無喜怒哀樂。則不能處百務。天之所以為天在焉。人之所以為人焉。故貴時中。而不貴常中。唯其以時發。發而中節。此為難而已。自禪學之盛。人以無喜怒哀樂為能治心。而不知和之義。故人氣日卑。多齷齪拘泥之士。而無有奇偉倣儻之材。亦職之由。象喜亦喜。何害舜之為聖。樂正子為政。喜而不寐。何害孟子之為賢。苟以無喜怒哀樂為貴。則達摩惠能之類。皆勝聖賢也。程伊川薛敬軒皆說時中。而後之不善學者。或陷於常中。是不知天地之理。不知人物之別。而誤於禪說也。

有贈酒肴者。感謝誠至。然一時之惠而已。非終身之恩也。有贈善言者。用之。有益於終身。反
 平平聽過。曾不知其爲恩。不唯不知其恩。又從忘之。甚哉人之貴口腹而賤天爵也。
 假一錢。而未之返。雖小人不致忘之。受大恩。而未之報。雖君子或忽之。蓋人情重財而不重
 義。故其習如是。能於此間。知其輕重。辨其緩急。之謂識。
 受人之書而不作答。是與生人交。猶且忽之。況於死者乎。豈可託六尺之孤焉。
 世人有言。著猫三年。不見三日。乃忘其主。著狗三日。去而三年。猶識其主。此君子小人之辨
 也。

此是政事
 一端
 可讀一欲不
 可解請不
 教

目字何如
 似當制
 論語講義
 可字似贅

隱德可不必勞力而爲也。岐處立標。令人知路。古墓鋤爲田。讓一畝焉之類是也。人有一朝之供
 費千錢者。不肯用一錢於此。噫。
 文一時之過者。必有終身之敗。願終身之敗者。必無一時之文。迷道者逢人。曰吾迷矣。願教之
 方。彼雖一時嘲笑之。導之以至。則我之至也。有耻其嘲笑者。必曰。吾自有所往。非他人所
 知矣。雖能欺人目。卒自敗。則我之敗也。易曰。不遠復元吉。
 救火於始燒之時。用力不勞。而成功多矣。欲救於既烈之後。必爛頭焦手。而不能成功。改過
 亦然。其始。則我所行。未至竭力殫慮。雖忽然捨之。無所怪於其心。且未知於人。無怪
 於內。無見於外。何顧不可改乎。及其久也。我所行。既竭力殫心。一旦捨之。不慚於我心。

天子作禮
 慎何如

且憚人耳目。雖有忍然之心。其勢難決。欲改過者。宜迫於其猶可撲滅也。
 周處嘗爲人害。不失爲君子。以其能改也。王莽嘗爲天子。不失爲小人。以其始文終敗也。故
 文過如防川然。防前防後。不見一點之罅。其敗必矣。世之文過不改者。謂川而可防耶。抑欲
 疾之美耶。

歷記多言
 之害
 者自警
 之意可知

慢一分之貌。則忽二分之心。嚴一分之貌。則檢一分之心。多一分之言。則損一分之德。噤一分之
 言。則益一分之德。是自然之勢也。
 余性不能淡於飲食。每食思味。今日聞東州餓人或食土。自後禦飢而已。不得復思味。十二月
 十七日使純師記之。告主人公。

十二月云
 且似不必
 且保從前
 諸章乎
 抑保此
 章已乎
 不分明

國無常弱。在導之如何而已。蜀小國。而孔明用之。魏人屏息。蓋孔明審敵圖己。科教嚴明。故能
 制勝。古有視國如身之語。余性多病。欲反用此語。視身如國。以病爲敵。常權其進退與已強
 弱。以孔明治國者治身。庶幾乎其不敗矣。
 嘗慕漢文帝治亞三代。在位二十三年。丞相不過一木強之申屠嘉。今人家雇婢僕。指麾小不如意。輒
 逐之。多則至一歲四五人。雖余家未能免。是後宜以文帝治天下者治家而已。
 狎者。敬之反也。敬則百物得其所。狎則百物失其所。與君狎。則忘其恩而不能報焉。與妻子
 狎。則失其威而不能行焉。與朋友狎。則損其誼而不能親焉。君子好狎。人不重之。小人好

破萬卷
 已不切
 讀書不切
 無有一益

讀此條
益知兄得
於史之深
亦名言

起首當加
余字
非聰明且
勉強者之
不能言之

如是說亦
可

史眼如炬

余亦嘗疑
五行與
朋友論
若狂笑
今讀此
始得海
內

是故余不
能奉性理
之說

狎。自速刑戮。宋閔鄭靈爲其臣所弑。陳涉之故人爲涉所殺。孔融取禍於曹操。杜甫招怒於嚴武。皆狎之爲也。與天狎。則爲宋王偃。與鬼神狎。則爲魏公醜。故德莫損於狎。禍莫烈於狎。余性喜與人狎。一時或得其歡心。而不克其終。三年五年之後。比始相見時。交情漸衰。忠厚親愛之氣索然。自嚙臍數矣。曾子告孟敬子容貌辭氣數語。我輩宜銘於肝。

自幼讀史漢諸書。雖與人言語應酬。了其義自若。問讀近思錄。非朝爽神旺。夜寂心淨。則不能了之。辭章之妙在自易見。義理之與在心難分。能使我心安舒不擾於外。則其難者可以易矣。非進一層。不能至其位也。

老聃稱。仁廢而有義。孔子專言仁。孟子加之以義。仁即海也。汗漫無涯。義即山也。峩嶷有體。仁形而上者。義形而下者。仁不可提。義則可摘。嬴代姬。封建廢。郡縣興。是古今之人情。所以大變而不相通也。然後儒者。能揭義。而不能舉仁。出處履歷。一聽之義。則獨有剖心之仁。餓死之仁。而去之之仁。與匡合之仁長熄。如元之耶律楚材。明之三楊李東陽。出處不慊於義。或致清議。然以秦前之仁觀之。則雖不當。心有在焉。家君曰。後世之學。唯講得一箇義字耳。未有用力於仁者。蓋郡縣之人情。不得不然。家君曰。老子得道延齡。其著書蓋在六經既成之後。聃見孔子祖述堯舜。大明名教。已無復可言。唯恐後世人情。以抱柱爲信。以證父爲直。而開名教之弊。故欲獨述夫子所未言以警世。是

以其五千言。止論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而已。不然。彼豈不知仁義之不可廢乎。讀老子者。忘空而可。

自堯舜欽若昊天。施及夏殷。每事稱天。此爲天之世界。自周公制禮。至春秋之時。每時稱禮。此爲禮之世界。自東漢佛法入中國。及梁陳。至天子捨身佛寺。此爲佛之世界。自唐以詩賦取士。仙鬼咸能詩。此爲詩之世界。自宋儒唱性理之說。至明清。以其說舉進士。此爲性理世界。是世道之變也。

五行之說。盛於漢儒。而五臟五常五色之類配焉。其原出於尙書。蓋以用稱矣。然概宇宙之物而提其綱。曰木火土金水。非確言也。如木及金。土中之一物耳。自既有入而言。則二者皆不可無。湖未始有入之先而言。則二者有何用乎。要金木用於人者。而非所以生人者也。竺曰地水火風。蘭曰火氣水土。漢說比二者。疎謬明矣。漢儒固多此迂怪。以宋儒精密。猶蹈其轍。何哉。去泰去甚。而道存焉。戲演漢景馬肝之語曰。食魚而不嗜河豚。不爲不知味。娶妻而不得嬖施。不爲不知色。學書而不摸二王。不爲不知字。耽句而不口季杜。不爲不知詩。作史而不畫左氏司馬。不爲不知文。治國而不言功利。不爲不知經濟。好論而不疑古文尙書。不爲不知辨。志學而不窮太極無極。不爲不知道。性理之說。多高妙處。非讀書以爲業。看破萬卷者。終不能臻其奧。故欲人人易曉。則不如入

則孝出則悌。孝悌也者其爲仁之本歟之平易正明也。

宋諸老先生。有堯舜湯武氣象云云之說。蓋原孟子性之身之之語。夫孟子非親炙堯舜。師保湯武者。我不知堯舜之所行。何事足以知其果性之乎。湯武之所行。何事足以知其果身之乎。自千年之下。論千年之上。赫見於人目者。獨禪授與放伐而已。天之大。猶春生秋殺。剛柔相用。聖人即天之四時也。堯舜當其春。湯武當其秋。雖有生殺之異。均天之所使然。豈得謂彼不如此乎。乃知性之身之。皆屬捕風搏影。不可妄議聖人矣。一本作不可以未學妄議聖人

宋人曰。明道似顏子。伊川似孟子。余以爲。橫渠似子路。去皐皮之勇。亦可與乘桴。

西銘含弘包大。可以曉世之狃介以爲義者。宋儒所希。然使孟子讀之。必有所難矣。

何不抄示其爲

黃陶菴集。未大行於世。家君得一本。其自監錄。極切日用。朝誦誦之。如嚴師在傍。不敢生意惰之心。比諸邦人。嚴毅似閻齋。而學純粹。篤實如益軒。而才道上。

廣君磊落之人。而此語厚不唯其詩不可端倪不其行亦不可測知不

薛文清讀書錄。謹嚴精密。非後學所敢議。然百則如一。使讀者自生倦心。不如小學近思錄分部目之一覽了然。余抄其雋。得三十餘葉。較之自監錄。更精整。就中切余病者十二則。請家君書之屏風。以朝夕展觀自戒。一曰。謹言最是難事。只與人相接。輕發一言。而人不從。便是失言。不可不謹。二曰。進修皆分內事。與人何所干涉而求知乎。爲善求人知者。皆非爲己之學也。三曰。余每呼此心曰。主人翁在室否。至夕。必自省曰。一日所爲之事合理否。四曰。讀書之久。

見得書上之理與自家身上之理。一一契合。方始有得處。五曰。未應事時。常持此心勿失。應

事時。省察此心勿差。既應事了。還持守此心勿失。六曰。待下固應謙和。謙和而無節。反

納其侮。所謂重巽吝也。惟和而莊。則人自愛而畏。七曰。持己得一敬字。接物得一謙字。敬以

持己。謙以接人。可以寡過矣。八曰。天下之事。緩則得。忙則失。先賢謂。天下甚事不困忙

後錯了。此言當熟。九曰。凡所爲。當下即求合理。勿曰今日姑如此。明日改之。一事苟。其

餘無不荷矣。十曰。妄念忽然而起。即覺其妄。但不能絕於再起。此所以爲難矣。十一曰。用

力於詞章之學者。其心荒而勞。用力於性情之學者。心泰然而樂。其十二曰。程子書視民如傷四

字於坐側。余每欲責人。常念此意。而不敢忽。

司馬談論六家之要曰。儒者博而寡要。後人或咎之。然就其時言之。談之論未必不是也。漢儒知

有章句訓詁。而不知有義理。能論禮樂刑政。而不能及誠意正心。談所指。漢時之儒。而非宋

後之儒也。

武帝之治。不能及文帝。公孫弘之忠。不能及汲黯。張湯之平。不能及張釋之。晁錯之法。不能

及曹參。是漢時尚儒者。不如尚老者之明徵也。談之說不必妄。

物徂徠曰。宋人以儒家者流。若以空言未親施於政者。概謂之儒家者流。則自孔子而皆是也。儒有

君子。有小人。莫爲小人之儒斯可。豈可不屑爲君子之儒乎。

僧大典亦難然其言之

與百家爭
衡也。

亦覺得頗
妙。

僅言數十
言可洗
家之繁習

此說先獲
我心。

說得大好
東方字無
妨乎否。

子長有說
應謂千歲
知已矣。

百餘年來。人知弄文字。乃傲然蔑古人。誰哉開厲階。西土之人。學如陽明白沙。猶不妄排先賢。今蚩々者而然。父殺人報仇。其子行劫。護園之人得免焉乎。

程朱宗孟子。祖子思。徂徠宗荀卿。祖管仲。

韓固生叱爲黃老之言者曰。是家人之言耳。今悅四子小學近思錄之切實。而不知六藝禮樂之尊嚴與宏。亦家人之言也。

尙三禮詩書之文物制度。而不求四子語錄之誠實盡背。猶知金銀珠玉之爲寶。而不知禾麻菽麥之爲用。知珊瑚木難之可珍。而不知松柏梓櫨之可材也。

奉義理之學者。有內無外。談禮樂之美者。有外無內。學兼內外。謂之通儒。

自考據之說盛。人誇博學。務以辨僞書爲職。於是六經皆可疑。余以爲。唯可論其書之協道與不協。不必言眞僞。僞而可取。則取之。眞而不可取。則不取之。古云。芻蕘之言。聖人取焉。辨生乎末學。余最惡誇博識而不知義理之所歸者。

自性理之說盛。人以韓柳歐蘇文士輕之。然見其集。書序記論之中。間有名言。今也以義理屬語類語錄。而作文者。唯以富麗瑰偉爲主。於是文與義理。分而爲二。夫文貫道之器。道之外豈有文哉。外道而作文。與俳歌俗謠何別。韓柳歐蘇之所言。雖與周張程朱異。黜之爲文士。恐非其所甘焉。必有自爲道者。

西土。宋而後學者。得聖之清者多。得聖之和者寡。誰能免隘之譏乎。東方。正享而後學士。得聖之和者多。得聖之清者寡。誰能免不恭之譏乎。

古今作史者。唯左邱明不可及。其他自龍門蘭臺而有可議。孟堅所節史記之文。子長所節尚書左國

戰國策之文。皆不及原文。獨一本作如國語。蔡公謀父諫穆王章。及恭王遊於涇上章。其原文在

周初。疑尚書之體也。而邱明採之爲己文。一不見其痕迹。其骨與肉。盡化爲我有。子長孟堅。雖能換其肉。不能換其骨。比諸自己之文反劣。唯邱明所爲。後人不能復知其原文。有釀花爲

蜜。食桑爲絲之妙。史稱三長。兼之者。左氏而已。子長孟堅。才學有餘而乏識。

左氏取知者有先見之明而全其終者。如晏子叔向免於叔世是也。史記取義士舍生而成事者。如伍子胥諸刺客是也。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邱明之所好。柔亦不茹。剛亦不吐。子長之所好。

太史公父子異學。談也尙黃老而黜儒。遷也反之。子長自以夫子之後五百年。憤然當感麟之任。其立志之誠。固非杜甫比稷契之迂。胸中所有。包董生子雲而蔑如也。惜乎。後人眩其史才。而掩其儒學。

塗說卷上終

塗說卷下

西土人自便於文字。而論專小。學之說可觀。况於我邦乎。

修身作學問何如

今人多忽作字。是不知源委也。人有言曰。道在六經。六經文字而已。夫學問之道。以至聖人為的。然其道路必自識字始。未聞不識字而為聖賢者也。西土之人。便於文字。不勞而識。故有玩物失志之戒。本邦之人。不便於文字。勉強而後識。其勢不同。余觀我黨諸子。作字多謬誤。而大言曰。學道何假於筆墨乎。時非唐虞。地非支那。生於四千年後。而以字畫多謬誤之人。欲至於聖人。吾不信也。書師松德甫。

或謂余曰。修身之本在德行。文字其技業而已。豈足深修乎。舜不讀孝經。而孝莫大焉。伏羲神農所讀何書。而神聖之德。萬世莫及。今之儒者。釋文字。而求至聖人。迂甚。不如忘文字。而說孝悌忠信也。余曰。近時奉手嶋學者。其言如子言。是不知天地之理者之言也。夫萬年之前。人無父祖。何以生乎。而人生者。天地氣之所鼓盪。謂之氣化。自既有「人。皆有交祖而後生。謂之形化。古云。天功人其代之。此之謂也。未有文字之先。皆氣化而已。一有文字。則無能舍此至聖人者。文字非道也。然道不能獨道。必待人而後行。人不能獨人。必待文字而後知。子若不知文字。何得知四千年上有舜者乎。若無文字。孝弟忠信之名。何由知之乎。苟沒文字。木

詩書非夫子所刪者。有謂禮記漢儒之所撰。非孔門遺書者。孔子之所自作。而人疑之耶。將孔子述而不作。故無所傳耶。要之孔子所作不多。而人疑之者多矣。瞿曇著大藏八千。至今無疑之者。何如。某對曰。沙磧多於金玉。而人貴金玉。不貴沙磧。有疑金玉真僞者。無疑沙磧真僞者。物何必以無疑與多為貴乎。子貢曰。夫子者日月也。夫日月之用。昭昭在人目。世無不蒙其澤者。而日之小大。月之高低。涉萬世。而無能定之。舉天下蒙其澤。舉天下疑之。此孔子所以為日月也。其餘一見易分不足疑者。皆邱陵而已。

藤明府曰。梁武起寺度僧。達摩曰。無功德。此言甚善。今人施十金於人。必有矜心。一矜可以消百金。何有於十金乎。然則買九十金之不善。而償十金之善也。善不勝不善。福何以臻。與損我十金而買不善。不如修己心除一矜字也。故有心於與善。則日不足。用力於自修。則心泰而事易辨。實一本作亦確言也。

長春公曰。世之吝嗇者。必妬他人之施曰。彼求名而爾。怠惰者。心嫉他人之勉曰。彼求名而爾。路有凍餓之人。與其不求名而坐忍其死。不如求名而振之也。家有黃者之親。與其不求名而蔑之。不如求名而左右就養也。凡求名而行善。猶勝不求名而為惡矣。行善不求名。古人能之。今人不能。必以不求名望之。勢不相容矣。亦至言也。諸友來留我塾者。一日之食。以米四合五勺為限。貧者食其半以省費。名曰半食。昨長春公命不

教導世人。莫如此一

肖曰。汝之所食。日餘四分之一。以與半食者。是所以守儉也。所以養生也。所以濟物也。十二月十五日記。

家嚴謂諸友曰。孔門弟子三千人。雖夫子之聖。豈得人人而知其志乎。唯當一本作因諸子在夫子之前。悉言其所志無匿。故一本先故字。夫子得知其氣質耳。試觀夫子與顏淵賈路問答。假令子路言賜也所志。而子貢言回也所志。則皆為夫子所黜而已。諸賢直陳己見而不他做。故夫子隨其氣質而進退之。猶有以言取之失於宰予之悔。觀諸君在某前。不敢發言質其所疑。默默如愚。偶設問以聞其志。則皆言顏子所志。以逢師旨。不屑賈路。是某所以失於諸君。而不能教導有益於氣質也。

鄉人某。性至愚。五十無妻。人以媒為名。而攘之財者。不知其幾。屢被欺。而不懲。卒窮乏以死。杜士碧曰。彼祖母嘗嫁於十六夫矣。其與夫絕也。必掠夫之金而去。十六所皆然。故其孫有此奇報。天網恢恢。亦何巧乎。

是歲冬暖無雪。淫霖二旬。生來所未見也。十一月。鳥集於郡治之前。不知其幾億。十二月。南鄙津江諸邑。蠟嘴鳥成群。自太野至萬萬金。橫七八丈。縱可二十里。狀如拖帶。掠空而飛。不見寸鱗。亦所未聞也。明年恐有風災。士碧云。士碧曰。百病飲食為本。人唯與口謀。而不與腹謀。故往往致災。將食。問諸口。曰可也。問諸

此語甚妙。吾輩須一日三復。

是作今何如

敢作妄何

如老吏斷獄以利交於其身。茂平之口乎。廣君之筆。創奇語。某亦不好

快論不遺。快論々々

腹曰未可也。乃止。口從腹從。而後下箸。此是養生第一義。

士碧翁謂余曰。某年少多病。醫勸節怒而和氣。爾後三十年。奴婢雖有過失。未嘗厲聲色臨之。

病亦漸減。翁言善中余病。須服膺之。

角抵九紋龍。魁貌笨體。健啖兼十人。然平居不敢過食。每飯必使弟子一人侍食。弟子止。亦

止。廉叔詰余曰。觀兄貪饑致病。不一而足。曾不如一力士乎。余為赧然。

田廉叔曰。典謨以降。四千餘年之載籍。宇宙為隘。是非得失。億沸兆紊。雖秦法之苛。恐不過之。

宜如漢高入關約法三章。以導天下之人。曰勿忘在三之義。

今日訪家茂平。語余曰。某所與厚賈人。性嗇。雖其父兄弟。有借財者。則必厚其賴以與之。

唯知金銀珠玉之為寶。而不知孝慈嫻睦之為祥矣。某頃規之曰。君初以利交於他人。既而以利

交於其親戚。行當以利交於其身。夫君之身。即親之身也。既不有其親。則亦何有於其身。君有

病。必曰。飲藥財費。招醫財費。寒而衣財費。唯懼財費。而不謀身之死。之謂以財交於身。

如是者。人不誅。則鬼誅。可畏。其人大愧。余悅茂平言有理。因記。臘月二十一日。

石子寬謂余曰。吾子不好酒及書畫。非文人所宜也。抑有說乎。余對曰。愚性狷介。衆人所好。而

愚獨不好者四。以酒會也。插花也。煎茶也。好書畫也。今之世。不飲酒者十一。人之相會。

無不由此。衆醫集垂死之家。宜首謀所以濟之。而張臂舉盃。獻酬醕酢。唯為無用閑談。及

宴散時。始吐一二語而別。是酒之於醫。使之不仁也。僧徒送葬。側有哭泣擗踊之慘。直就柩

前而浮太白。其顏殷紅。其目朦朧。使喪者不盡哀。是酒之於僧。使之無慈也。以詩文會者。

宜先握筆。而酒出。則沈湎荒淫。或不得一句而去。無異於俗客之宴。是酒之於文人。使之無

風趣也。夫醫僧文士。皆塵外之人。宜清閒曠夷。如鶴在雞群。一會於酒。猥瑣如泥。況其他乎。

是愚所以惡酒會也。茶之源。出於禪。本以質樸開雅為主。輓近之世。有假之為奢麗之具者。

一屋萬金。一碗千金。互相街誇。王愷石崇為華門圭竈。以取風流之名。僞莫甚焉。是愚所以惡

煎茶也。人之娛目。多在花木。花木以天然為勝。疎影暗香。高雲低雪。有以群妍。有以特

秀。有將開而嬌。有已殘而好。不失其真。則可使我心樂也。世之插花者。十五為社。傷千

藥。割百芳。飾之几案之側。以取一座之觀。陋莫甚焉。是愚所以惡插花也。書畫者。為文人

之事。比前三者。如有間然。其實俗於前三者。世之好酒與煎茶與插花者。或耻己為俗物。故

飾之以風趣。其心猶有所差而然也。唯書畫不然。文人墨客。假此為射貨財之具。務蓄入之

所無相誇。人有欲之者。直十倍於向之所買而鬻之。顧其鼻間栩栩然。豈真愛書畫者哉。愚以

為。子昂之畫。微明之書。一紙之直百金。若以吾輩寒儒。則不如一卷未見之書。鬻之為百金。

商賈之事而已。藏之在家。不過一紙。寒而不能衣。飢而不能食。淺識而不能博學。雖有一

紙。亦以何為。西士之人。優遊不迫。其善書畫。與好書畫。皆出天性。故有實耽之而不顧

貧窮者。唯其胸中灑落。毫無私心。故可尚也。我邦今時好書畫者異之。一本此下有故賤二字夫好酒與煎茶與插花者。皆真俗人之所為。而書畫者。偽風流家之所托。愚不必惡真俗人。而惡偽風流家矣。愚非不好酒。而不好酒會者。非不好茶。而不好茶會者。非不好花。而不好插花會者。非不好書畫。而不好書畫者而已。

余未嘗知作文之法。請教其論。病不托二病。天下坐不能成業者幾萬人。

余嘗與純師論作文之法。純師悅。既而不復釋。問其故。謝曰。某非不好之。才拙不能進。且有二病。不能思也。善忘也。余曰。師非實有此二病。唯不好耳。假令師置百金於案上。而能忘之乎。過午時不食。而能忘之乎。百金之不能忘。為利也。一飯之不能忘。為飢也。師好文。如貧之於金。飢之於飯。豈能須臾忘之乎。夫不好之者。為其能之無益於我。而不能之無損於我也。如顏子之於道。瓢飲箪食。不改其樂。未始以貧為憂。是誠好道也。如趙衰之於忠。雖飢不敢食。君之殮。未始以餓為憂。是誠好忠也。師好文。能如二子之於道與忠。何易於金與飯。故知師之善忘。因不好之矣。好必不忘。不忘必思。思必得。得必進。其勢然。人不能忘金。則思所以藏之。不能忘飯。則思所以致之。是不忘必思也。未有思藏金而不得。肩鐻者。未有思致飯而不得。救粟者。是思必得也。得焉而藏者富。得焉而飯者健。是得必進也。考其序。好為主。而思。而得。而進。今師未好。而欲其無忘。未能無忘。而欲其思。未能思。而欲其得。未能得。而欲其進。所謂見彈思炙。見卵思時夜。不亦遠乎。二病之因。自

不好出。其誠好之。二病可不終日而去耳。

純師每病學不進。余曰。師好學。能如商賈圖利。則我保其進矣。當商賈之圖利。寢而不眠。食而忘味。不得之。不肯已也。今師欲眠則眠。欲食則食。無有憤悱之心。故不進已。十二月二十二日。使純師錄。

臘月既望之夜。清霜鋪地。月色如畫。與純師步濠梁。余曰。殘月光潔於初月。冬月色莊於夏月。而人多不知之。以嗜眠與怕寒耳。師好詩。不可不知此趣。是宋詩之奧也。

雖謹行篤實之人。性愛酒者。不可託以大事。嗜睡者亦然。余觀嗜睡者。聞隣有急火也。室有暴病也。猶絮語刺刺不欲起。甚之。忽怒作。扶起己者。而復就枕。鼾聲成雷。耽於酒者。未必至此。人皆知醉狂之不可保。而不知睡狂之不可保。書贈日高生。

或問曰。堯未歷試舜。先嬪二女。若舜不賢。是棄二女也。何如。余曰。以堯之聖。知舜之聖。保無此憂也。刑寡妻。至兄弟。以御家邦。試舜。非先嬪二女。則不可。堯將為天下求為之主者。天下為重。二女為輕。是聖人所以公於天下也。

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其中。解者以人心為入欲。千古無有異論。余疑。解人心為入欲。他書無例。以何為據乎。人心惟危者。即可畏非民之謂也。道心惟微者。即若火之始然之謂也。外畏人心之危。內省道心之微。人我為一。內外相制。是舜授禹之旨。如下二句。

此說雖奇。我不信。此說微似一語老。

此是學文
上大議論
請待他日
論之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解者以赤子為真赤子。曰赤子之心純一無偽。年長。則為物所誘而失其本然。唯大人不失其初故云爾。愚以為。此因輕視其字故誤也。孟子所謂大人。一正其君之非。而天下治者也。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義所在者也。康誥如保赤子。謂其民耳。孟子之意。蓋謂大人所行。要不失民心也。如是觀。則其字極有味。若為大人不失我赤子心。則孟子之語不可通。人有仁義禮智之端。此自其知覺運動而言也。夫赤子者。目雖見物。不能分好惡焉。口雖食味。不能分甘苦焉。豈獨於其心能備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乎。三四歲而後。見親知愛之。見兄知敬之。是無他。以其耳目鼻口神思。足以辨百物故然。赤子而能之乎。有親不知愛。有兄不知敬。而有君不知事。人之赤子。猶牛馬犬羊之赤子耳。人之所以為人。以其年長而有五常也。若以赤子之無知為天理多。則牛馬犬羊皆天理也。五穀之所以異於百草。以其長有實也。若就其未實論之。與蕭艾何擇。人之異於禽獸亦然。

記敘簡明。
如讀左史。

豐臣公陣於名護屋。以濟伐朝鮮之師。一日在樓。有朝掩其面者。騎而過前。公勃然曰。奴何為者。不脫帽。不下馬。而過我前。命軍吏殺之。吏走馬追之。公復召軍吏曰。無禮則有之。然敢無禮於適公。其膽可嘉。聽彼自及。亦鞭馬出。公又召軍吏曰。奇男子。唯問其名。勿問其罪。亦出。先者及焉。呼曰。我公有命戮汝。次者將及。呼曰。公聽汝自及。後者遙呼曰。問名而已。騎士聞之。探懷出蠟書曰。上之公。名亦在焉。遂去。吏歸獻之。公視而火之。

無知其故者。余以為。此隱士知時機者也。時豐公有西渡之意。諸侯必有圖其後者。長政之諫可以徵矣。彼欲告之。然以其大事不可公見陳之。故使豐公怒捕己。因以密告。人不能窺其隙。亦知公之容明不妄殺也。公既視其書以為。我不西。諸侯不敢動。今急按之。引告者甚多。人心危懼。自生禍亂。不若徐圖之。故秘之。若使豐公生猶十餘年。諸侯必有無故而得罪者。然不幾蕩。向之圖其後者。雖終公之世不敢動。猶捕蛇然。抑其頭。必揚其尾。故公薨而闕原。而大阪。叛者相繼。遂絕後。抑豐公性銳果。謀事不旋踵。今乃欲徐圖之。不果而薨。蓋天命有歸。非人力所及也。

之字可除

豐公之伐朝鮮。或為能揚威於海外。或為無用之師。要非身生於其時。目擊其勢者。不得確評也。予獨嘆豐公之善用國鋒。非後世之所及矣。古人曰。用兵者。不如用鋒。漢高之破項籍。無他。彼善用兵。而我善用鋒也。二三十年前。紅夷之船一隻。入長崎之港。海內騷然。諸侯懼焉。鎮臺罪焉。夫同六十餘州也。豐公用之。則能濟萬里溟渤。屠盡三韓。恐怖支那矣。今世用之。則不能禦小夷之一旅。於乎可嘆哉。夫鋒無二。在養之與不養而已。堀秀政出百金贈人。親藏包金之紙於篋中。語其左右曰。百金不足蓄也。一紙可儉也。瑞軒見竈下多薪。起而拔二三薪滅之。婢曰。人稱。我公方今之豪。其膽如天。何以此瑣瑣為。瑞軒笑曰。吾之所見。應物而殊。踞芙蓉頂。則謀塵鱗介而種禾麻。坐皿孟之際。則恐獨粒之或失。

中庸語於是活潑々々

於字可削

始可與言大學而已矣

今也窳而見之耳。古云。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彼雖不讀書。亦知此義。世之未富而先驕者。獨何心哉。

河村瑞軒。少時落魄。將出箱關而西。到於關前。秋炎如熾。坐而納涼於巖。有老翁過焉。曰。客安去。告之故。叱曰。我觀客貌。似有才者。何不知時之甚也。背方熾之江戶。而向寂寞之鄉。何爲。瑞軒大悟返。途而見瓜蒞菘茄之類萬數掩川而下。土俗過孟蘭盆。則投奠物於水。以其供鬼之餘。人莫敢收之也。乃命路傍乞兒拾之。獲數百籠。江戶方災。斧聲遠近。萬厦齊作。鹽漬向之所獲。鬻之役夫。遂致厚利。

有父子耦而耕者。見人之遺金於隴傍而去。其子拾之。將呼其主返之。父曰。止。有遺之者。必有拾之者。不如來而耘之。不廢我事也。余以爲。父之忘機奇矣。未如子之最善矣。楚人之弓。黃老家忘機者之所爲也。人爲利相殺。而拾之以返其主。此仁之端也。孔聖七十說而不止。豈忘機而獨自善乎。損己而利人。則可謂仁之端也。

日之夕。僧法童在予側。未點燈。先關戶。予曰。先舉燭。後降鎖。室間無手於觸。足於碍者。今反之。所以處錯茫昧。進退失宜也。童曰。大學之次序猶此乎。

純師。正節。廉吾二人。就余學文四五日。既而不至。問其故。辭以病。余召三子箴之曰。愚近閱野史。中載。竹中重治語其子武道。子起。父曰。何之。子曰。將旋。旋（旋小便也）。叱曰。何不旋。

此座。汝非武人乎。武人談武。雖不覺旋焉。誰咎之。古人嗜道如此。是其所成名也。聞子等有病。然未至遺旋於坐。武人講武。不耻旋於坐。文人學文。可獨不如此乎。古人云。武夫死於兵革之下。文人終於圖書之際。其義一也。世不知重治之有子。觀其志。則其人可知。愚甚懼之。即使正節記。

和歌使。人性柔弱多情。其弊至不知天地間復有差惡之事。杜牧譏樂天詩。爲纖艷淫媠。嗚呼此四字。白詩所以近於和歌。盛行於中古也。王室之衰。蓋職之由。向使長慶集不東。易之以昌黎集。大行於指紳間。一時公卿。不必佞佛也。不必柔弱也。不必淫媠也。勇諍剛直。仗義死節。垂名青史者。接踵而出矣。惜乎。文章之關氣運。亦大矣哉。

自釋教盛。俗尚火葬。祖先墳墓。纔過百年。則不識其所。不孝不弟。驅人而陷禽獸者。誰過之。瞿曇本旨。未必如是。然愚俗染漸。遂至此。使瞿曇生於今世。觀今所爲。恐有如商鞅自悔其法矣。或曰。通邑大都。多人民而少土地。不火化。則多費田疇。故然爾。余曰。是季土地。食人之源也。既蔑死人。則其勢亦將蔑生人。此貴土地而賤人民也。其亂不久。顧人之所以貴土地者。豈獨爲生人飲食衣服之出焉哉。亦爲死人葬藏得其所焉而已。惜尋尺之地。使父祖遺體無依。苟有入心者。可忍爲之乎。

我邦自古崇神道。今也其道墜廢。曾不及佛法之百一。蓋祠官之勤。不如僧故也。僧家嚴戒律。守

先創論又
確論也。
敬服々々。
三不必。
皆作必不
何如。
惜乎下。
加當時公
卿不及見
韓也。一旬
何如。不
然語脉不
誰作孰何
如。
其亂不久
四字可削
人字上如
夫字何如

祠官下加
則字何如

確論

身有檢束。接人有威儀。而祠官絕無之。故懶惰成性。漸漸就衰。予每謁神祠。見盥盤無水。而落葉滿焉。佛寺。清淨洒掃。有香在案。有經在几。是雖瑣事。可以觀二氏之興衰有因也。清紀曉嵐論。韓退之排佛。常在福利之上。程朱排佛。常在義理之上。佛之徒。獨畏福利之說破。而庸衆無奉金錢。佞之者而已。雖義理之說勝。而君子無好其道者。非其所畏。故昌黎之功。多於伊川考亭。觀邦人太田某書。極賞曉嵐之說。余以為不然。紀生不知時耳。唐之好佛。上自天子。無真好其道者。唯為福利而已。宋無好佛之天子。而一時君子。不為福利。實愛其道。如蘇子瞻張無盡者。不可勝計。故二公不破福利。而辨義理。向微程朱。安知天下之學不悉歸於佛乎。譬如病有陰陽。唐太陽。而宋太陰。醫隨症投藥。程朱與韓。易地皆然。以本邦喻之。唐之所尚。真言秘密之法也。宋之所尚。洞濟見性。見性一本作治心之學也。我邦中古佛法之盛。遠越唐宋。下及公卿。真愛其道。而不為福利者。十居八九矣。今也上無好之者。而民間好之。亦為福利而已。實不知其道何如。若應症下藥。韓子哉。

江專齋少年時。京師無能讀四書者。就指紳山科氏學學庸及論語。至孟子。則曰。吾借之於人矣。而不教。其實不能讀也。此出伊藤坦菴老人雜話。今也文教之盛。三戶之民。無不講詩書者。士不生彼時。而生此時。可謂大幸也。夫坐受大幸。而不能報焉。文苑何素餐之多哉。

歲云暮矣。人事百般。雖千金家。蒼黃勞苦。終宵不遑眠矣。我徒雖無儻石。能於此間。黃卷青燈。

改作黃卷
青燈安
坐一室
耳不聞
此古人之
面不假南
何如也
原如也
意雖通
語路不
正字可
者字加
失上加
何如一

耳不聞牙籌之響。安坐一室。此古人所以不假南面百城也乎。然能得保此樂者。實昇平之澤也。若上失其治。則安知晤啣諷詠之聲。不變而為行歌野哭之慘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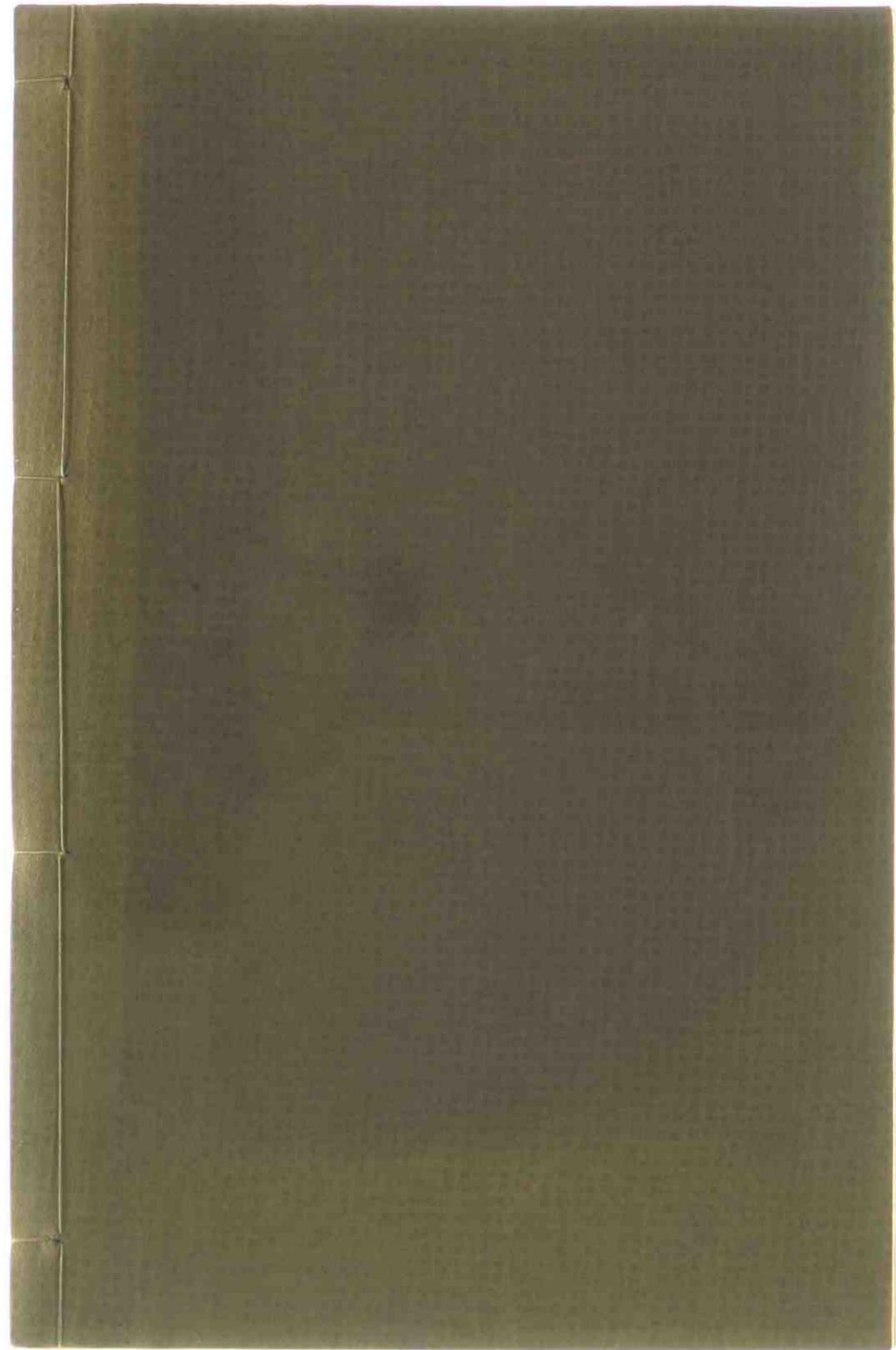
牛僧孺曰。大平無象。而後世詩人。皆以為有象。東坡則曰。蒼烟起處是人家。余則曰。大平之象。在歲暮擣糕之杵聲耳。

塗說卷下終

書塗說後

邦儒多以古文自高。隨筆之類。則不屑為。其實序記碑頌。皆應人乞作之。隨筆消閒之具。不服為也。是賣文為活之事。豈高云哉。此編多談理義。近於語錄。而存古文氣格。亦一種也。若繼而成之。至數十卷。可補藝林一缺事矣。

丙申四月 淡窓老人



長崎大学附属図書館経済学部分館 武藤文庫所蔵

